



乡村慢时光

领着囡囡，从村子北头一条狭窄的小路出发，穿过深深的玉米田，踏上碎砖铺就的小路，结满种子的野草在脚底下横七竖八。路边有四户人家，前三户户门紧锁，门面上生着斑驳的锈迹。最后一户的门是开着的，依着大门旁边的屋山下，栽着一排黄瓜，虽然已是秋天，但还有一根嫩黄的黄瓜扭在黄瓜架上。茄子无精打采，歪歪斜斜的枝身拖着泛黄的老叶，凌乱地挂着几个面相不佳的茄子。此时听到囡囡大声喊：“妈妈，你快看，这里有很多小蝌蚪！”目光掠过高过头顶的玉米棵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沟里，真的看到了许多小蝌蚪。小蝌蚪似受了惊吓，四下乱窜，或躲在草丛里，或游向淤泥深处。但是没有那么多地儿供它们藏身，我用手轻轻一掬，两只活蹦乱跳的小蝌蚪就被捞了上来。这倒是可以满足一下我儿时的好奇心：这个黑黑的小家伙，是怎样变成绿绿的大青蛙的呢？女儿满怀兴致

地蹲在那儿看，似乎一天也看不够，兴许孩子和这样的小东西相处，更有共同语言吧。

我们沿着村外的小路继续往里走，预备绕小村一圈。不一会儿就来到进村的路口，眼前的景象便热闹起来。先是看到了成堆的花生秧。妹妹说她喜欢清晨站在门前嗅一会儿花生秧的味道，说着她还刻意用鼻子深深地吸两下，她说这样心里很满足。我们随手揪了几把带泥的花生，剥了壳儿往嘴里丢，白嫩的籽儿嚼起来比较甜。我们更喜欢吃不剥皮的带着泥土的嫩花生，揉一揉，就十分干净了。

婶儿家今年种了十几亩白术，白术地里套种的全部是花生，一季两得，倒也是不错的做法。一车一车的花生秧从田里拉回来，把婶儿家门前的那片空地堆满了。花生秧堆得像一个个墨绿色的小丘，小丘中间坐着几位不同颜色衣服的乡人，他们正认真地择着花生。前段时间

一场大雨淹没了药田，于是花生秧堆就的小丘旁，那一排砖砌的药炕缭绕起了烟雾，是的，那是在炕白术。白术怕水淹，所以低洼地段的白术提前收割了。炕上升起的烟火里隐约可见一树青柿子，往年可是要等到柿子红了才炕药呢！

拐个弯到了村里，巷道里排满了割回来的芝麻棵，有的还泛着青黄，有的已晒成深褐色，有的倒在地上，有的排立在墙沿。道路上的人来往往，都是认识的人，互相打着招呼，互相赞美着今年的收成。孩童们为争坐门前的石礅打闹不休，婴儿车里的孩子在咿呀呓语，骑自行车的孩子从巷道里飞速穿过，狭窄的巷子更窄了。南瓜秧似乎还嫌不够拥挤，举着头往道路中间攀爬。回头，西方的天边已呈现番茄的鲜红。

今晚的下锅菜，爆炒南瓜头。
(王卫霞 郓城县东风乡中心幼儿园)

忆童年

天热了又凉，暑假一晃而过。尽管树上的蝉还在鸣叫，但终归是“百草从深生妙乐，当是寒蝉唱秋时”。又想起儿时的暑假，真是趣味无穷啊……

儿时，一年中我最渴望的就是放暑假，每年暑假，我妈都会把我送到乡下的舅舅家，我就可以和我的老表们在一起疯啊耍啊了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到厨房里看妗子拉风箱做饭，一开始我觉得特别新鲜，自己也试着拉了几下，火却要灭掉的样子，原来是光拉风箱不知道添柴。被妗子嗔怪了几句后，我急忙做个鬼脸跑出去了。中午我们往往会去后面的大坑里洗澡。说是大坑，其实最

深处的水也就齐腰深。在那里我学会了“狗刨”，自然也喝了不少的泥水。至今我还能想起那浑浊的泥水的味道。不过没人在意，权当品尝了天然的矿泉水啦。那时候穷，农村人总会养几只羊来补贴家用，我最喜欢去河坡地里给舅舅家的羊羔薅草，我会分辨哪种是羊儿爱吃的草，也吃到了甜甜的大马泡……几个表姐都是装了实实在在一篮子青草回家，我们几个小的，总是耍滑头，在篮子底放几根小棍子，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草，因为怕露馅儿，回到家不等着妗子夸奖，就赶紧往羊圈里倒。晚饭后，院子里总会响起“大柳树，砍大刀”的欢笑声，直到深夜也

不散去……

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舅舅派到地里干活。夏天的农活就是去玉米地里施肥。开始我觉得很好玩，提个小篮子，跟着舅舅，他挖坑，我丢化肥。可是干得久了还不能休息，我就要起赖皮，不干了，藏到地里的大坟头后面不肯出来。这时舅舅就会去地头路边，等卖冰棍的人来。我的长鼻子闻到了凉气儿，自己就钻出来了。吃完冰棍接着干活，还真的就不累了。

那时候没有电视，也没有风扇，但有的好像都是欢乐，回味不尽的欢乐……

(赵明明 太康县马厂镇回族小学)

换西瓜

那时候正值暑假，天气炎热无比，树上的蝉不知疲倦地鸣叫着，声声入耳，给人增加了些许焦躁和不安。我坐在树荫下正疯狂地扇着扇子，和几个小伙伴回味着昨晚在支书家看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的故事情节。半晌午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大路上有人喊叫“换西瓜喽——”尾声拉得很长，我和小伙伴们一听，也顾不上争论“孙悟空和牛魔王谁胜谁负，到底扑灭火焰山没有”这样重要的内容了，呼啦散开跑过去就围住了装西瓜的车子，瞅瞅这个瓜，摸摸那个瓜，满怀期待地等着自己的父母出来买。

随着一声声高喊，大街上很快热闹了。西瓜既能用钱买，也能拿小麦换。钱，对于大人来说比较金贵，几乎没有拿钱出来买西瓜，想吃西瓜用麦子换的比较多。邻居们开始出来谈价钱了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，从西瓜的形状、有籽无籽、红瓤黄瓤，归到瓜甜不甜这一主题上，品相好的，价钱要高一些，差的，自然就会低一点。我们这些小孩儿只希望大人们赶紧挑瓜，才不管它一斤麦换几斤瓜，因为口水已经止不住了。

记得最早一斤麦子能换好几斤西瓜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换的斤数越来越少，换三斤、两斤、一斤……逐年递减。父母会背上几十斤麦子，换回几编织袋西瓜。我迫不及待挑了最小的一袋西瓜，弯着腰，撅着屁股，一路斜歪往家扛。

到家后，我压出井水，把透着一股热气的西瓜泡上，等一家人到齐后开始切瓜。我自告奋勇拿起刀，不过看似简单的活儿，对我来说还真有点难度，切出的西瓜块儿大小不一，吃起来就不方便，惹得大家一通埋怨。

一阵风卷残云，我和弟弟们摸着西瓜一样的圆肚子，抹着嘴巴，心满意足地走出家门，去找还没吃完瓜的小伙伴们，准备一起捉知了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想吃西瓜很方便，想吃就买，即使冬天也能吃到西瓜。每每行走在大街上，看到街道两旁诱人的瓜摊儿，就会想起小时候在家吃西瓜的情景，及有关西瓜的悠悠往事。

(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)

